

北京的茶食



周作人

在東安市場的舊書攤上買到一本日本文章家五十嵐力的《我的書翰》，中間說起東京的茶食店的點心都不好吃了，只有幾家如上野山下的空也，還做得好點心，吃起來餡和糖及果實渾然融合，在舌頭上分不出各自的味來。想起德川時代江戶的二百五十年的繁華，當然有這一種享樂的流風餘韻留傳到今日，雖然比起京都來自然有點不及。北京建都已有五百餘年之久，論理於衣食住方面應有多少精微的造就，但實際似乎並不如此，即以茶食而論，就不曾知道有什麼特殊的有滋味的東西。固然我們對於北京情形不甚熟悉，只是隨便撞進一家餠餠舖裏去買一點來吃，但是就撞過的經驗來說，總沒有很好吃的點心買到過。難道北京竟是沒有好的茶食，還是有而我們不知道呢？這也未必全是為貪口腹之慾，總覺得住在古老的京城裏吃不到包含歷史的精煉的或頹廢的點心是一個很大的缺陷。北京的朋友們，能夠告訴我兩三家做得上好點心的餠餠舖麼？

我對於二十世紀的中國貨色，有點不大喜歡，粗惡的模仿品，美其名曰國貨，要賣得比外國貨更貴些。新房子裏賣的東西，便不免都有點懷疑，雖然這樣說好像遺老的口吻，但總之關於風流享樂的事我是頗迷信傳統的。我在西四牌樓以南走過，望着異馥齋的丈許高的獨木招牌，不禁神往，因為這不但表示他是義和團以前的老店，那模糊陰暗的字跡又引起我一種焚香靜坐的安閒而豐腴的生活

的幻想。我不曾焚過什麼香，卻對於這件事很有趣味，然而終於不敢進香店去，因為怕他們在香盒上已放着花露水與日光皂了。我們於日用必需的東西以外，必須還有一點無用的遊戲與享樂，生活才覺得有意思。我們看夕陽，看秋河，看花，聽雨，聞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飽的點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雖然是無用的裝點，而且是愈精煉愈好。可憐現在的中國生活，卻是極端地乾燥粗鄙，別的不說，我在北京徬徨了十年，終未曾吃到好點心。

十三年二月

（選自《雨天的書》，上海：北新書局，1925年）



前回徐志摩先生在平民中學講「吃茶」——並不是胡適之先生所說的「吃講茶」——我沒有工夫去聽，又可惜沒有見到他精心結構的講稿，但我推想他是在講日本的「茶道」（英文譯作 Teaism），而且一定說的很好。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話來說，可以稱作「忙裏偷閒，苦中作樂」，在不完全的現世享樂一點美與和諧，在剎那間體會永久，是日本之「象徵的文化」裏的一種代表藝術。關於這一件事，徐先生一定已有透徹巧妙的解說，不必再來多嘴，我現在所想說的，只是我個人的很平常的喝茶罷了。

喝茶以綠茶為正宗，紅茶已經沒有什麼意味，何況又加糖——與牛奶？葛辛（George Gissing）的《草堂隨筆》（*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確是很有趣味的書，但冬之卷裏說及飲茶，以為英國家庭裏下午的紅茶與黃油麪包是一日中最大的樂事，支那飲茶已歷千百年，未必能領略此種樂趣與實益的萬分之一，則我殊不以為然。紅茶帶「土斯」未始不可吃，但這只是當飯，在肚飢時食之而已；我的所謂喝茶，卻是在喝清茶，在賞鑒其色與香與味，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中國古昔曾吃過煎茶及抹茶，現在所用的都是泡茶，岡倉覺三在《茶之書》（*Book of Tea*, 1919）裏很巧妙的稱之曰「自然主義的茶」，所以我們所重的即在這自然之妙味。中國人上茶館去，左一碗右一碗的喝了半天，好像是剛從沙漠裏回

來的樣子，頗合於我的喝茶的意思，（聽說閩粵有所謂吃工夫茶者自然也有道理），只可惜近來太是洋場化，失了本意，其結果成為飯館子之流，只在鄉村間還保存一點古風，唯是屋宇器具簡陋萬分，或者但可稱為頗有喝茶之意，而未可許為已得喝茶之道也。

喝茶當於瓦屋紙窗之下，清泉綠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飲，得半日之閒，可抵十年的塵夢。喝茶之後，再去繼續修各人的勝業，無論為名為利，都無不可，但偶然的片刻優游乃正亦斷不可少。中國喝茶時多吃瓜子，我覺得不很適宜，喝茶時所吃的東西應當是輕淡的「茶食」。中國的茶食卻變了「滿漢餽餽」，其性質與「阿阿兜」相差無幾；不是喝茶時所吃的東西了。日本的點心雖是豆米的成品，但那優雅的形色，樸素的味道，很合於茶食的資格，如各色的「羊羹」（據上田恭輔氏考據，說是出於中國唐時的羊肝餅），尤有特殊的風味。江南茶館中有一種「乾絲」，用豆腐乾切成細絲，加薑絲醬油，重湯燉熟，上澆麻油，出以供客，其利益為「堂倌」所獨有。豆腐乾中本有一種「茶乾」，今變而為絲，亦頗與茶相宜。在南京時常食此品，據云有某寺方丈所製為最，雖也曾嘗試，卻已忘記，所記得者乃只是下關的江天閣而已。學生們的習慣，平常「千絲」既出，大抵不即食，等到麻油再加，開水重換之後，始行舉箸，最為合適，因為一到即罄，次碗繼至，不遑應酬，否則麻油三澆，旋即撤去，怒形於色，未免使客不歡而散，茶意都消了。

吾鄉昌安門外有一處地方，名三腳橋（實在並無三腳，乃是三出，因以一橋而跨三漢的河上也），其地有豆腐店曰周德和者，製茶乾最有名。尋常的豆腐乾方約寸半，厚三分，值錢二文，周德和

的價值相同，小而且薄，幾及一半，黝黑堅實，如紫檀片。我家距三腳橋有步行兩小時的路程，故殊不易得，但能吃到油炸者而已。每天有人挑擔設爐鑊，沿街叫賣，其詞曰：

辣醬辣，
麻油炸，
紅醬搽，
辣醬拓：
周德和格五香油炸豆腐乾。

其製法如上所述，以竹絲插其末端，每枚值三文。豆腐乾大小如周德和，而甚柔軟，大約係常品。唯經過這樣烹調，雖然不是茶食之一，卻也不失為一種好豆食——豆腐的確也是極好的佳妙的食品，可以有種種的變化，唯在西洋不會被領解，正如茶一般。

日本用茶淘飯，名曰「茶漬」，以醃菜及「澤庵」（即福建的黃土蘿蔔，日本澤庵法師始傳此法，蓋從中國傳去），等為佐，很有清淡而甘香的風味。中國人未嘗不這樣吃，唯其原因，非由窮困即為節省，殆少有故意往清茶淡飯中尋其固有之味者，此所以為可惜也。

十三年十二月

（選自《雨天的書》，上海：北新書局，1925年）



說起新年的行事，第一件在我腦中浮起的是吃。回憶幼時一到冬季就日日盼望過年，等到過年將屆就樂不可支，因為過年的時候有種種樂趣，第一是吃的東西多。

中國人是全世界善吃的民族。普通人家，客人一到，男主人即上街辦吃場，女主人即入廚羅酒漿，客人則坐在客堂裏口嗑瓜子，耳聽碗盞刀俎的聲響，等候吃飯。吃完了飯，大事已畢，客人拔起步來說「叨擾」，主人說「沒有什麼好的待你」，有的還要苦留：「吃了點心去」，「吃了夜飯去」。

遇到婚喪，慶弔只是虛文，果腹倒是實在。排場大的大吃七日五日，小的大吃三日一日。早飯，午飯，點心，夜飯，夜點心，吃了一頓又一頓，吃得來不亦樂乎，真是酒可為池，肉可成林。

過年了，輪流吃年飯，送食物。新年了，彼此拜來拜去，講吃局。端午要吃，中秋要吃，生日要吃，朋友相會要吃，相別要吃。只要取得出名詞，就非吃不可，而且一吃就了事，此外不必有別的什麼。

小孩子於三頓飯以外，每日好幾次地向母親討銅板，買食吃。普通學生最大的消費不是學費，不是書籍費，乃是吃的用途。成人對於父母的孝敬，重要的就是奉甘旨¹。中饋自古佔着女子教育上的

1. 奉甘旨：獻上美好的食品。

主要部分。「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沽酒，市脯」，「割不正」，聖人不吃。梨子蒸得味道不好，賢人就可以出妻。家裏的老婆如果弄得出好菜，就可以驕人。古來許多名士至於費盡苦心，別出心裁，考察出好幾部特別的食譜來。

不但活着要吃，死了仍要吃。他民族的鬼只要香花就滿足了，而中國的鬼仍依舊非吃不可。死後的飯碗，也和活時的同樣重要，或者還更重要。普通人為了死後的所謂「血食」，不辭廣蓄姬妾，預置良田。道學家為了死後的冷豬肉，不辭假仁假義，拘束一世。朱竹垞寧不吃冷豬肉，不肯從其詩集中刪去《風懷二百韻》的豔詩，至今猶傳為難得的美談，足見冷豬肉犧牲不掉的人之多了。

不但人要吃，鬼要吃，神也要吃，甚至連沒嘴巴的山川也要吃。有的但吃豬頭，有的要吃全豬，有的是專吃羊的，有的是專吃牛的，各有各的胃口，各有各的嗜好，古典中大都詳有規定，一查就可知道。較之於他民族的對神只作禮拜，似乎他民族的神極端唯心，中國的神倒是極端唯物的。

梅村的詩道「十家三酒店」，街市裏最多的是食物舖。俗語說「開門七件事」，家庭中最麻煩的不是教育或是什麼，乃是料理食物。學校裏最難處置的不是程度如何提高，教授如何改進，乃是飯廳風潮。

俗語說得好，只有「兩腳的爺娘不吃，四腳的眠牀不吃」。中國人吃的範圍之廣，真可使他國人為之吃驚。中國人於世界普通的食物之外，還吃着他國人所不吃的珍饈：吃西瓜的實，吃鯊魚的鰭，吃燕子的窠，吃狗，吃烏龜，吃狸貓，吃癩蝦蟆，吃癩頭鼈，

吃小老鼠。有的或竟至吃到小孩的胞衣以及直接從人身上取得的東西。如果能夠，怕連天上的月亮也要挖下來嘗嘗哩。

至於吃的方法，更是五花八門，有烤，有燉，有蒸，有滷，有炸，有燴，有醉，有炙，有溜，有炒，有拌，真正一言難盡。古來盡有許多做菜的名廚司，其名字都和名卿相一樣煊赫地留在青史上。不，他們之中有的並升到高位，老老實實就是名卿相。如果中國有一件事可以向世界自豪的，那麼這並不是歷史之久，土地之大，人口之眾，軍隊之多，戰爭之頻繁，乃是善吃的一事。中國的餚菜已征服了全世界了。有人說中國人有三把刀為世界所不及，第一把就是廚刀。

不見到喜慶人家掛着的福祿壽三星圖嗎？福祿壽是中國民族生活上的理想。畫上的排列是祿居中央，右是福，壽居左。祿也者，拆穿了說就是吃的東西。老子也曾說過：「虛其心實其腹」，「聖人為腹不為目。」吃最要緊，其他可以不問。「嫖賭吃着」之中，普通人皆認吃最實惠。所謂「着威風，吃受用，賭對沖，嫖全空」，什麼都假，只有吃在肚裏是真的。

吃的重要更可於國人所用的言語上證之。在中國，吃字的意義特別複雜，什麼都會帶了「吃」字來說。被人欺負曰「吃虧」，打巴掌曰「吃耳光」，希求非分曰「想吃天鵝肉」，訴訟曰「吃官司」，中槍彈曰「吃衛生丸」，此外還有什麼「吃生活」「吃排頭」等等。相見的寒暄，他民族說「早安」「午安」「晚安」，而中國人則說：「吃了早飯沒有？」「吃了中飯沒有？」「吃了夜飯沒有？」對於職業，普通也用吃字來表示，營什麼職業就叫做吃什麼飯。「吃賭飯」，「吃堂子飯」，「吃洋行飯」，「吃教書飯」，諸如此類，不必說了。

甚至對於應以信仰為本的宗教者，應以保衛國家為職志的軍士，也都加吃字於上。在中國，教徒不稱信者，叫做「吃天主教的」，「吃耶穌教的」，從軍的不稱軍人，叫做「吃糧的」，最近還增加了什麼「吃黨飯」「吃三民主義」的許多新名詞。

衣食住行為生活四要素，人類原不能不吃。但吃字的意義如此複雜，吃的要求如此露骨，吃的方法如此麻煩，吃的範圍如此廣泛，好像除了吃以外就無別事也者，求之於全世界，這怕只有中國民族如此的了。

在中國，衣不妨污濁，居室不妨簡陋，道路不妨泥濘，而獨在吃上分毫不能馬虎。衣食住行的四事之中，食的程度遠高於其餘一切，很不調和。中國民族的文化，可以說是口的文化。

佛家說六道輪迴，把眾生分為天、人、修羅、畜生、地獄、餓鬼六道。如果我們相信這話，那麼中國民族是否都從餓鬼道投胎而來，真是一個疑問。

（選自《中學生》第一號，1930年1月）

我的戒煙



林語堂

凡吸煙的人，大部曾在一時糊塗，發過宏願，立志戒煙，在相當期內與此煙魔，決一雌雄，到了十天半個月之後，才自醒悟過來。我有一次也走入歧途，忽然高興戒煙起來，經過三星期之久，才受良心責備，悔悟前非。我賭咒着，再不頹唐，再不失檢，要老老實實做吸煙的信徒，一直到老耄為止。到那時期，也許會聽青年會儉德會三姑六婆的妖言，把他戒絕，因為一人到此時候，總是神經薄弱，身不由主，難代負責。但是意志一日存在，是非一日明白時，決不會再受誘惑。因為經過此次的教訓，我已十分明白，無端戒煙斷絕我們魂靈的清福，這是一件虧負自己而無益於人的不道德行為。據英國生物化學名家夏爾登 Haldane 教授說，吸煙為人類有史以來最有影響於人類生活的四大發明之一。其餘三大發明之中，記得有一件是接猴腺青春不老之新術。此是題外不提。

在那三星期中，我如何的昏迷，如何的懦弱，明知於自己的心身有益的一根小小香煙，就沒有膽量，取來享用，說來真是一段醜史。此時事過境遷，回想起來，倒莫明何以那次昏迷一發發到三星期。若把此三星期中之心理歷程細細敘述起來，真是罄竹難書。自然，第一樣，這戒煙的念頭，根本就有點糊塗。為什麼人生世上要戒煙呢？這問題我現在也答不出。但是我們人類的行為，總常是沒有理由的，有時故意要做做不該做的事，有時處境太閒，無事可